



改造后的西门兜街区一景

26日一大早,79岁的陈韻镗老汉就出门了。在甘棠镇西门兜,他转来转去,但凡看到一丁点垃圾,就赶紧清理。即便春节期间,他也从正月初一忙到元宵节。

跟随陈老汉,记者来到西门兜。喜庆的灯笼、红色的城楼、熙攘的人群……古色古香的西门兜仍是一片喜庆。

“这里以前出了名的脏乱差堵,变成现在这样,多亏了镇里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。”陈老汉说。

2020年7月,甘棠镇开展“爱我甘棠·美化莲城”活动。1300多天的持续整治,使得甘棠镇彻底改变脏乱差堵的面貌,人居环境一键“美颜”,并于近日入选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优秀案例。

日前,记者走进甘棠镇,探寻人居环境整治背后的故事。

变 从西门兜起

提起以前的西门兜,陈韻镗惋惜得直摇头。

“我们这辈人,小时候常在西门兜的护

城河边玩耍。当时水很清,可以捕鱼捞螺。”陈韻镗回忆道,后来河边建起农贸市场,摊贩将垃圾一股脑倒进河里,时间久了,河水越变越浑浊,河道上蚊虫四起。

甘棠镇党委书记刘星贵则对西门兜的“堵”印象深刻:“2020年我初来报到时经过西门兜,道路被摊贩、车辆堵得严实,数十米的路程开了20多分钟。”

“当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字:改。”刘星贵回忆说。

从何改起?刘星贵花了整整20天走街串巷,寻求治理思路。

“爱我甘棠·美化莲城”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开始后,西门兜作为整镇推进试点启动环境整治。

看到镇里要动真格开展人居环境整治,作为甘棠镇公益促进会会长,陈韻镗马上带领促进会成员为整治筹集资金。

“想让别人捐钱,得带头示范,我捐了5万元。”陈韻镗说,一年多的时间,他们共筹集到543万元。

要让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,陈韻镗一头扎在工地。“每天5点多,我就到现场联系

甘棠镇展开人居环境整治探索,入选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优秀案例——

“绣花”治理,为环境美颜

□单志强 陈雅芳 文/图

好水泥、砖头等物料,等师傅一来就能开工,效率更高。”陈韻镗回忆说,建西门桥,为节省物料,沿岸的800多块石头,都是护城河清淤时挖出来重新利用的。

建桥、修葺西门城楼、引活水至护城河……1年8个月,西门兜焕然一新。

西门兜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,乱摆摊、乱停车现象也得到治理。“镇里设立巡逻机制,一支由值班领导、值班干部、村干部、城管队员及站所人员组成的5人巡查队,每天早晚,引导摊贩到新农贸市场摆摊、规范停车。”甘棠镇副镇长陈成贵介绍。依靠这样的“绣花”治理,西门兜大变样。

美 从一域向全域

西门兜蝶变为甘棠人居环境整治树起了典型,如何将其治理成效辐射开来,让甘棠镇从“一域美”走向“全域美”?

记者在甘棠镇垃圾整治中找到了答案。

春节期间,甘棠镇中心街内人头攒动,但整条街上却见不到一个垃圾桶。“垃圾都倒哪去了?”记者疑惑道。

“我带你到洁净驿站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记者随陈成贵来到设置在甘棠镇中心街的一家洁净驿站。只见6个垃圾桶一字排开,居民正排队有序分类投放垃圾。

按什么标准分类?“猪能吃的和猪不能吃的。”正在倾倒垃圾的林女士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逗乐了。

接过话茬,陈成贵告诉记者,目前镇里使用“双色垃圾桶”,绿色桶代表厨余垃圾,灰色桶代表其他垃圾。通过“垃圾分两类,猪能吃的和猪不能吃的”等形象说明,引导群众正确进行垃圾分类。

投放完垃圾,林女士没有急着离开,而是拿出套在钥匙圈上的“莲洁分”积分码,对准扫码器扫码,而后打开手机上“莲洁分”小程序。“你看,正确分类投放后,我的‘莲洁分’就能加1分,1分相当于0.3元,累积到一定分数,每月13日就可以去茶都便民服务中心兑换垃圾袋、卷纸、大米等。”

人居环境整治,垃圾不落地是关键。

“甘棠镇垃圾分类整治经过定点、定时、分类投放三个阶段。”陈成贵介绍,甘棠镇通过建成一个洁净驿站,撤走一片区域垃圾桶,循序渐进,让群众养成定点投放习惯;在洁净驿站安装监控设备和喊话系统,提醒群众定时投放;实现定时定点投放后,甘棠镇在洁净驿站安排环卫人员,一边分拣,一边教群众如何分类,同时开发“莲洁分”小程序,以积分兑换商品形式,激发群众垃圾分类的积极性。

目前,甘棠垃圾定点投放率达99%,定时投放率达95%,分类率达60%。通过干湿垃圾分类,生活垃圾转运降低了约20%。

“垃圾整治就是要转变群众观念,垃圾不落地意识如若能在群众心理根深蒂固,垃圾整治便能水到渠成。”陈成贵说。

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容易、长效管护难。在刘星贵看来,推动甘棠镇由“一时美”向“一直美”转变,长效机制必不可少。当地通过“五个一”巡查、考核评比、奖惩机制、“最脏”通报等措施,实现人居环境整治系统化、规范化、长效化推进。

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。这让刘星贵对甘棠镇人居环境整治更有信心了:“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,更要让人居环境改善赋能营商环境,为甘棠茶苗、船舶等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”

畬族传统建筑:孩儿撑伞

□赵洋 缪远 文/图

畬族作为福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居住建筑也是福安的一大特色,而“孩儿撑伞”正是畬居旧址上的一处珍贵遗迹。“孩儿撑伞”在当地也被称为“单根柱落地”,是畬族先民结束游耕转为定耕时简单营造的一种瓦寮,由此改变了草寮的艰苦生活。

“孩儿撑伞”是畬族居住建筑从“草寮厝”向“土墙厝”转变的历史见证,在畬居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,其特征是土木结构,悬山顶,四周用土墙围合起来,屋顶呈“金”字形,盖以瓦片而成,中间用一根柱子撑着屋顶,就像一把张开的大伞。目前,福安境内保存完整的“孩儿撑伞”仅存两处,分别分布在穆云畬族乡溪塔村和康厝畬族乡凤洋村,均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坐东南向西北,占地面积63平方米,入户门开于西北面山墙与西南面檐墙交接处,另外有小门开于东



溪塔村大木构架

北面檐墙。凤洋村“孩儿撑伞”是闽东革命者钟逢进的住宅,坐北向南,占地面积41.5平方米,入户门开于南面檐墙与东面山墙交接处。

在空间形式上,“孩儿撑伞”是平面为长方形、面阔和进深皆为双开间的居住建筑。凤洋村“孩儿撑伞”楼层仅为一层,其空间同时具备储藏、生活、生产等多重功能。而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整体建筑分上下两层,一层为生活空间,二层为储藏空间,厨房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房间,位于主屋“孩儿撑伞”的外侧,通过土墙开口连接。一层正对门口的靠墙部分是一间封闭式房间,用于房屋主人休息。一层其余部分全部敞开,作为通道或堆放农具等杂物,有时也会划出一块区域用以圈养牲畜,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阑式建筑的底层空间运用相类似。

二层面积只有一层的一半,一层通往二层有一坡度很大的木楼梯相连,也可称之为爬梯,是可以移动的,可根据一层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随意摆放。二层在一层卧室上方做了两间储藏室,面积约是一层卧室面积的三分之二,主要用于储藏农业作物和摆放生活用品。二层做储藏室的好处主要是防潮,防止农业作物在潮湿的地面上出现霉变、发芽等不能食用和使用的现象。二层剩余的大部分空间,平时也用于存放一些杂物,但主要用途是为了更好地将农业作物铺开晾晒。

在建筑细节上,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除

有一扇双开门,还有一扇单开门,两门的设计既方便了房屋两侧的走动,又起到了室内通风的作用。而建筑室内采光往往只会在有需要的地方开上一个小窗,窗洞是外小里大,顺着光线来的方向呈放大的喇叭状。横梁(当地称“匾形枋”)下端中间处皆有凹槽,凹槽处可用来放置隔板,根据主人需求划分建筑空间。

在大木构架下,“孩儿撑伞”基本不做装饰,一切皆以功能为主。整座建筑的主要承重构件是房屋中央的一根落地柱(当地称“顶梁柱”),通过横枋梁(当地称“老鼠桁”)和脊檩与四面墙体支撑起整个屋顶。顶梁柱是整个梁架结构的受力点,与两侧山墙支撑脊檩,与两侧檐墙支撑两根老鼠桁,并通过榫卯与两根老鼠桁紧紧咬合,再和两侧山墙共同支撑整个屋顶的檩条。脊檩与老鼠桁在平面上构成“十”字形,与四面夯土墙刚好构成“田”字。在与脊檩平行的正下方,有两根错开的脊梁,两根脊梁一端穿过土墙,另一端穿过顶梁柱,并用木钉插入穿出部分进行固定。顶梁柱同时受到两根脊梁的拉力,在力的平衡作用下两根脊梁成了稳固顶梁柱的第一道防线。

“孩儿撑伞”由于楼层数不同,所设的承重防线数也不同。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两层,有三道;凤洋村“孩儿撑伞”一层,有两



凤洋村“孩儿撑伞厝”

道。除都有的第一道防线外,剩余的防线皆是由顶梁柱向四个方向各引出一根匾形枋,匾形枋的一端穿插在顶梁柱之上,另一端埋入夯土墙内,四面对顶梁柱都起到支撑作用,形成稳固顶梁柱的支架。顶梁柱便是通过利用力的相互平衡保持稳固,从而安全地支撑屋顶。

整座建筑内部结构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,房屋中心设有的一根顶梁柱,为伞柄;屋架直接落在土墙上,中间顶梁柱向四周伸出的匾形枋、老鼠桁、脊梁等构件起连接作用和部分承重作用,为伞骨;屋顶是由两个尺寸相同的四边形构成的双坡屋面,为伞面。因其室内空间高度较低,犹如一个身量未足的孩童举着一把撑开的伞,也真正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作用,故畬族先民形象地称之为“孩儿撑伞”。

“孩儿撑伞”虽结构简单,但很实用,是畬族居住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节点建筑形态保留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现在这种“孩儿撑伞”的建筑物几乎难以找到。

(作者单位:福建理工大学)